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折獄龜鑑八卷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嶠所續均尙未詳盡因採綴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尙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寬未能悉協中道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瑣細未免猥雜然究悉物情用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爲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已書錄解題載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

五事今世所傳鈔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
所載尙爲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
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爲八卷卷數雖減于舊其文則無
所缺失也

原序

天開元會一統同文宜春舊有書版鐫於郡齋其在金日蒐
放失補殘斷莫先焉至元辛巳仲秋府尹張公國紀發其藏
歸校官若春秋分記紫陽四書昌黎文黃陳詩註折獄龜鑑
廉吏傳併有先儒講義洎南陽活人書與局方醫書咸切於
用而滅裂亡完者越半載同知郝公居正來莅郡事以敦化
善俗爲己任顓命刊補於是悉備文學掾趙君炆石書來諭
予因惟聖賢託憲言貽後人所以共天命樹民彝也善錢以
廣其傳此良師帥職分所在曷厄於時多有缺軼易曰湯武
革命順天應人此邦之人麤識事理金城夾附未嘗有烽火
之警眈他路貯書宜如舊奈何脫落無善本殆不可曉幸而

今之從政者作興斯文獨劬精而成之繼今共學之士相與
勗勵養根竣實加膏希光母蔽口耳以負初意至元元默敦
祥夏五汎蒲日奉訓大夫湖南道儒學提舉陵陽虞應龍序

折獄龜鑑卷一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鄭克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釋冤上

孫登

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圓

按吳志圓作丸蓋二字古通用

過左右求之

適見一人操彈佩圓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

聽使求過圓比之非類乃見釋

舊出吳志本傳

按人之負冤多因疑似聽者不能審謹忿然作威遂至枉濫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曹攄

于公孟嘗二事附事實又軼去附錄中于公一節今補入

案此一章原本軼去

晉曹攄爲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

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婦
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
得情實時稱其明

出晉書
本傳

前漢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
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
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
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
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
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
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

此大敬重于公

出前漢書于定國傳于公乃定國父也

後漢上虞有寡婦養

姑至孝姑以壽終而夫女弟先懷嫌根乃誣婦厭苦供養

加酖其母官吏不察戶曹史孟嘗言於太守亦不爲理遂

以冤死郡中連旱二年

出後漢書本傳此兩事舊集並不載

臨淄寡婦若不

遇曹攄則與東海上虞無以異矣惟鑒彼負冤之可戒乃

顯此釋冤之足尙故附著之

荷融

前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可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

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
右黑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夢如初問之筮者云
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
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
爲水離爲馬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
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
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
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
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
之乎於是推撿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
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舊出晉載記本傳占
夢辭煩刪取其要

按古之察獄亦多術矣卜筮怪異皆盡心焉至誠哀矜必獲冥助是以馮昌之罪具服而董豐之冤得釋也馮之馬

邊非水乃火也昌之日下非日乃日也苻融以意言其事

遂驗此周宣所謂神靈動君使言者也豈非至誠哀矜而

然歟

占夢事又見察賊門案此第
三章原本軼去標題今補入

辛祥

法雄魏不趙德癸薛奎唐肅杜衍孫沔姚仲孫
程坦孫廉斯宗說劉緯宋昌言凡一十三事附

後魏辛祥為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璧還兵藥道顯被誣為

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

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祥終於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

出北

史辛紹先傳祥其
孫也舊集不載

按後漢法雄為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其顏色多得

情僞蓋察獄之術有三曰色曰辭曰情此其以色察之者也若辭與情頗有冤枉而迹其狀稍涉疑似豈可遽以爲實哉若執申之理亦應爾後十二事是也故附見之云
魏丕初從周世宗鎮澶淵奏授司法參軍時有強盜五人獄具將伏法丕疑其冤囚緩刑而察之不數日本盜就擒五人獲免後事本朝終於左驍衛將軍 信都郡王德彝
雍熙中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肄業一旦有橫尸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冤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 薛奎
參政爲陽州軍事推官時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啟戶濺血污衣遽驚走邏者

因捕送官考訊引伏奎獨疑之請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唐肅待制爲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其旦起視之血汚其衣爲吏所執不能辨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 杜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爲人所殺或告民殺之不勝楚掠遂自誣服獄旣具衍疑非實未論決間果得真殺人者已上六事並見本傳 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卽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其獻上沔歎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

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汚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見王珪丞

相所撰墓誌凡本朝公卿事惟載於國史本傳者稱名若墓志行狀雜書小說所載則或稱爵或稱字此皆以名書之庶得古今一體且臨以紹興恤刑手詔則於禮亦當書名也

姚仲孫龍學爲許州司

理參軍時民有被盜者其妻言里胥常責賄於夫不與而怨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仲孫疑之知州王嗣宗曰若保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嗣宗復喜曰察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程坦國博爲郢州司戶參軍時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坦疑其自誣輒留更訊之後果得真盜自是雖他州疑獄監司必屬坦平決子戡爲宣徽南院使贈太師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志

孫廉觀察初隸親

事官後以慈州刺史知滄州有劫盜獄旣成廉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固非吾事然試召某鄰里詢其行止皆曰此平日跼弛不事今以爲盜則非也數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 斬宗說館使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監滄州鹽山務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者宗說疑之會囚言母年九十病且言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縛令人與俱至其家旣而更獲真殺人者 劉緯大卿知邢州屬邑有卒死於林中捕盜者從旁得一人俾償死緯疑不實明日得死卒戍所移文乃二人共竄亟令追獲其一同竄者考之果服 宋昌言大監知澤州時有大辟獄具昌言疑其冤持之不決果獲真盜

已上四事並見本傳

右十二事皆

以其辭與情察之者也若靳宗說釋死囚縛使別其母非知其冤而然也但以囚有念母之心而憫之耳冤狀卒明出於邂逅是亦至誠哀矜之效也其餘審謹不敢遽決亦因詳緩每獲辨釋蓋寧可淹繫以求其實毋或濫刑以陷於冤庶協舜典欽恤之義也易曰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此之謂歟

李崇

李崇爲河東太守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

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詣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

歎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

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按晉書本傳無此三百四字比

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話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

按晉書本傳無迹其由緒四字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按晉書本傳無此二字姓解字

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

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之必重相報

所有資財當不愛惜按晉書無所有資財當不愛惜八字今但見質若往不獲

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

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

人具以告崇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